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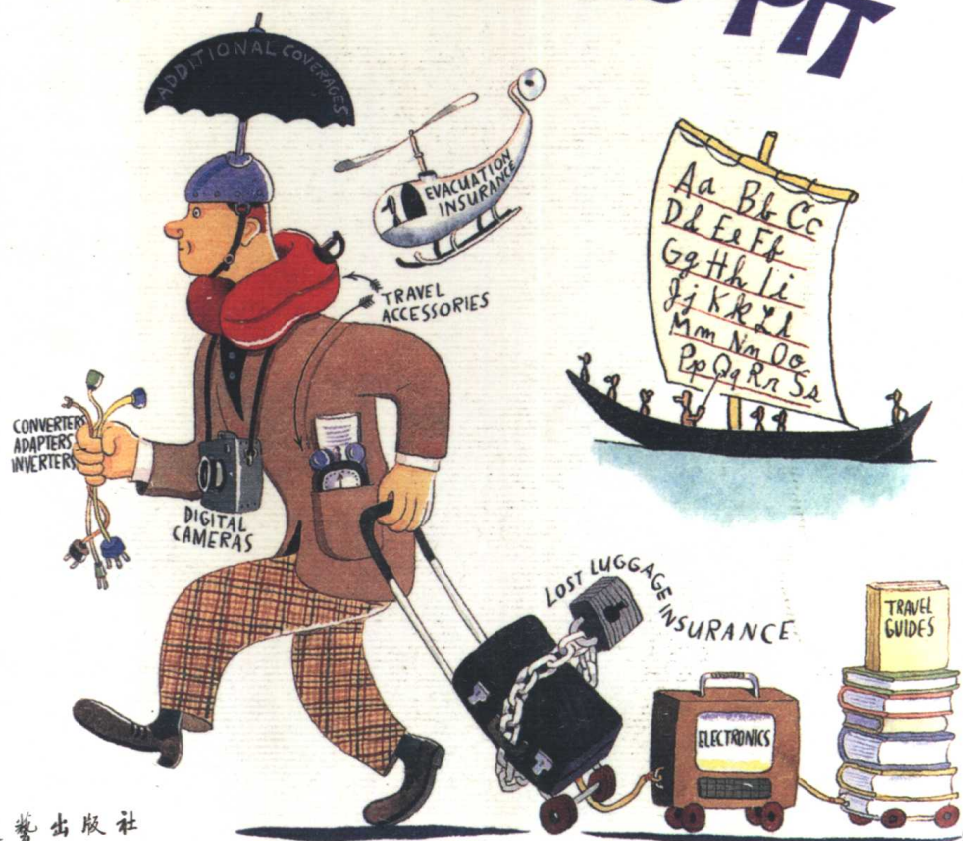
100
NEW

黑色+蓝色

法国新侦探小说

[法] 弗朗西斯·密西奥 著
徐爽 译

万事介绍所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万事介绍

[法] 弗朗西斯·密西奥 著
徐爽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万事介绍所/ (法) 弗朗西斯·密西奥著; 徐爽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 3

ISBN 7-5329-2095-X

I. 万... II. ①弗... ②徐... III. 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302 号

图字: 15—2002—166 号

L'Agence Tous - Tafs

© Flammarion, 1998

© 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3

山东出版集团

www. sdpress. com. 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e-mail sdwy@sdpress. com. cn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875 印张 1 插页 207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1.00 元

作者自序

承蒙作家张炜推荐，山东文艺出版社接决定翻译出版我的三本小说，得此消息，我高兴不已。我在1999年10月海南岛一次笔会上认识张炜，他的推荐是对我的厚爱。作家的最大荣耀莫过于见到自己的作品越过原籍国境线。况且，最不寻常的是我这样的作家竟然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从今日起，在晚宴的餐桌上我可以将这消息一吐为快——无疑，话一出口，我便会招来四方的注目，何乐而不为？人们会为我再斟满酒杯让我接着说下去，他们也接着听下去。

所以能够在此向你们致意，对我还不止是事关荣誉。

但是，这消息带给我的欢乐很快就被可怕的疑虑抵消。我的小说是否值得张炜信任？我所尊敬的张炜，我认为比我优秀的作家。我的作品又是否能体面地酬报甘愿冒险为我出版三本小说的山东文艺出版社？这焦虑缠我困我，至今余虑未消。

我赞赏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我也清楚地知道我的写作与张炜、格非、韩少功、蒋韵、李锐以及其他我欣然品读过的女作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作为一个关心法国当代社会问题的作家，我骤然间感到我脚上的鞋又小又狭，我铺陈的不过是些西方的小病小痛……而在我的对面，男人和女人们，背负着比我自己的过去要沉痛得多的过去，怀抱着比我所有的理想要更高的文学和人文的理想，写作着。由此我感谢（再一次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给我机会在这同时用于三本小说的文章代序里自我介绍，让我对自己做一些解释性说明……总之，我希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更多地了解我的某些观点。

2002年11月份，我满40岁。我靠自学，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曾一度成为记者（我曾多年在法国《解放日报》写关于现代技术及其社会冲击的通讯报导）。我成为“专业”作家不过五年。我离开记者业有诸多原因，既是哲学的也是职业责任道德的，或则说是形而上的……此外也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报纸和记者。我相信，在相互矛盾的词语像洪水般泛滥的时代，唯有虚构，才能“说”透今天的真实。我至今发表过十来本著作（小说、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在法国，我的名字和某类被判定为“时而残酷”，通常总是“辛辣刻薄”的幽默联系在一起。

法国人爱将一切事物以类相分。这是他们无数缺点之

一。我被列入“黑色文学”小说家流，与“白色文学”（即所谓正统文学，被批评界认为的“大统”或“严格”的文学）相对立。我于是给贴上了“民众”文学作家的标签。其实我列伍于黑色文学大杂烩，实属偶然，也因为人们不知道究竟把我归在哪一类为好。因为以幽默、讽刺的方式谈论来自“真实”的或当前的社会问题（在法国这时常被人看不起，有流俗之嫌），我给混夹在侦探小说（Polars）家、杂家怪诞家的行列中。说句真话，我非常满意。纵观所谓正统小说手足无措的蠢态，我有时竟乐极无穷。

幽默、滑稽、闹剧、讽刺诸体裁，似乎只有南美洲或英语国家的作家得到法国批评界的青睐。

“黑色文学”亦即“Polar”，在法国大抵是“行为”（人物的反常行为表现他们的心理问题）侦探文学的领域，它从七十年代开始就以揭发社会功能障碍为己任。在我的闹剧里，侦探之类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但无关紧要，人们还是把我归类为Polar。

在法国，幽默、讽刺是被遗弃了的体裁。我们仅有不到十位的作家用这样的体裁写作。纵然，我们曾经有过煊赫的前辈（从哈伯雷到伏尔泰或莫里哀……）。闹剧、讽刺、怪诞、诙谐已经不屑一提，除非它是资产阶级典范的或无伤风雅的。伟大的普鲁斯特横空出世，但他的追随者却黯然失

色。新小说派把一切都急急忙忙唯美化，如今的慵倦乏味，恕我直言，即在所难免。法国人非常自以为是，而且严肃到不可救药，应当明白这一点。幽默如今在西方世界成了英语区作家——大不列颠人或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的专利。

于是人们说我的幽默是英语作家式的幽默。就算是吧，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英化的。也许在法国文学中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也许我受到他们的影响……

而我要高声宣诵的唯有爱尔兰作家约纳丹《我夜里的灯塔》这部著作：斯威夫特（1667-1699），《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他的两篇不朽的作品特别将黑色幽默推向了极至，即《给爱尔兰穷孩子们的谦卑建议》和《家仆训》。

这位天才在这两部永恒的作品里证实了幽默是推翻现存秩序的最好工具——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更妙的是，幽默——总是或包容或排斥的——具有默契和共享的性质。与读者默契（眨眼，隐喻），也同时是接近，是团结。斯威夫特的幽默是抨击性的，他以人道主义的立场猛烈地揭露了社会弊病。

总之，幽默是一种共同分享的形式。它使希望永存，至少让希望流传：纵使我们受苦，纵使我们失去一切，只要我们还能够笑，笑他人，也笑自己，那么我们就是自由的生灵……我们就留存无失。

因而，在我看来，文学并没有很多的类别区分（法国人爱将文学分别归类），而只有两个同样强大的阵营：喜剧

和悲剧。显然，喜剧不是双向效应的（它具有排斥性，它包容全体笑的人但排斥不爱笑或不惹人笑的人）。喜剧很冒险：它运用文化背景参数，运用对现实的隐喻，运用文字游戏，就必然依赖读者的智慧或者说它假定读者比一般简单小说的读者具有更高的知识层次。

知识层次，隐喻……这就来了问题。如果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远传到另一种文化，在这另一文化里，一般来说，背景参数，符号和象征（甚至思想方式）的运作都非常不同，喜剧还能发挥效果吗？如果说笑是全球性的，但笑的引发件却不是。

现在你们能理解我的焦虑了吧。即使我绝对信任翻译我三本小说的译者——傅杰、尹文英和徐爽的才能，即使翻译组还在安妮·居里安的指导下，即使安妮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向我提了很多问题，让我作过更清楚的解释。最糟糕的失败是一部喜剧不成为，或将不成为，滑稽的……

很多地方，毫无疑问，无法传达，诸如文字游戏，隐喻，对法国现实的参照……但我希望喜剧的结构结实到足以支立，以便我的中国男女读者们能够看到基本的骨架。

我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部小说如下：

——《本草医案》是我第一本小说，也是最著名的一本。它最先于1997年在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后来于1999年被享有盛誉的加利马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并再版。这部小说使

我受到注意并“出了名”。这本小说的故事来自绝对真实的事件。一种树，*LAllocasuarina Potuensis*，只剩最后两棵树种在澳大利亚，无人问津。因为对美国与某些当地土著民族抢夺药物专利的问题感兴趣，同时想触及公司生存，世界药物垄断集团以及其它问题，我便选择了模仿法国或英语国家流行的“Polar”格式写一部小说（这就是人们硬把我列为“Polar”的原因）。我一任我对挑战性和省略法的偏好（我信任读者，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将隐略的篇章连接完整），畅快淋漓地对当前社会作了很多影射，畅快淋漓地玩文字游戏，做很多荒诞无经的英语式的闹剧练习。后来发表的所有拙著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萌芽，特别是我对离题发挥的嗜好。总而言之，我对于文学有时能够将读者推引到最荒诞离奇之处的能力十分着迷。是否有力量成功地做到这一步是一种赌博，就像能让人发笑一样，我最爱的就是使人发笑：我在这部小说里试着使人发笑（它终究是一部闹剧）。

《本草医案》的主题可以被指责为粗俗：这是一种尝试，因为我宁愿粗俗也不愿成为风雅的缀饰或者中学生自作聪明的笑话。

每一次再版时很多读者的反应，使我放了心：我相信，我终于做到了，一点也不粗俗。总之，这特别是我的主要原则：不因损人取笑某一类人。这一点，我在小说里一贯坚持了，所有的人物都是卑劣的，或者谁也不卑劣。这是我对于人类以及对我自己的看法。我试着改造自己，但我承认很有

些吃力……

——《万事介绍所》是我的第三本小说，是销得最好的一部。最近又出了经济价版，它继续自为地生存，继续给我带来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向我写的令人感动的信件，说是看了小说以后他们的心情重新归于宁静。我相信这部小说触及到了一个长远的问题（悲乎）：失业者的精神状况和职业界的荒谬。

诚然，西方失业者的痛苦比起世界其它好些地区的劳工生活条件的糟糕可能简直就算不了什么。我经常自问我的小说对某个地区，比如说深圳的一个临时工来说是不是太不恰当了。不过，也可能否：社会模式在全世界一致化了，我想象我小说里的人物的更迭变化可能也会被法国社会之外的人理解（我希望，至少是这样）。

很多效果靠翻译不可能传达。譬如，其中人物（职业介绍所的女清洁工）的长篇独白是过去一个法国政治家发表的荒谬讲演的全文。效果是无法翻译的，至少是不可以全译的……这就是参照性喜剧的局限。人们常说这部小说特别黑，它不应引起人笑。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记得斯威夫特正是这样。

这部小说是我所有小说中对话最多的一部，这也是为了和《本草医案》有所区别。《本草医案》很多离题发挥的章节，有时和情节根本沾不上边；我的情节总是很单薄（情

节是思想的载体，情节为的是离题发挥。说句真话，我对情节不感兴趣）。

——《天降万物》是我的第五本小说。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说是黑色幽默的杰作；另一些说是一部完全失败的著作），特别是被我的一些作家朋友指控为背叛：“你没有尊重民众文学的规则！”“你走出了Polar！”（我不知我怎么走进来的！）……指控倒也不是全部无理，因为这部小说的目标之一种便是将叙述过程铺叙得更多样化或者说更不规范化（照片的传说，音带的转译，等等）。我希望正文学和民众文学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对我来说，有时太死气沉沉了。

《天降万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现在你们也知道了）是我的文学主张的代表作。这部主题游离和情节简约的小说（我的主意是写一部论题和情节都不存在的小说），这部特意铺叙冗长（“冗长”的权利在法国只给了正文学，这很不公平，我要在此鸣不平），用了很多的引语以造成信息过量的晕眩假象（世间事无庸巨细都语词如洪水般泛滥）的小说，其创作动力来自两桩事件：

一，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颗陨星坠落在西伯利亚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砸碎了一辆汽车。这事在我看来，是倒霉透顶的一个指向——这对幽默作家来说真是太好的题材了。这张照片是我在一家科学普及的杂志上看到

的，我于是对自己说：“一颗在宇宙里运行了四十亿年半的行星掉在一辆汽车上，西伯利亚一个偏僻村庄里唯一的一辆汽车……也许车主还没有付清买车的贷款，也许他甚至没有买保险……多精彩的题材！”

二，因为我希望给自己加强约束。我赞赏约束文学（一个非常法国化的文学派别，在我看来是当代文学复兴的希望）：我要陨星回到它来的地方（在叙事文里很难做到）。我也希望我的故事印证一个多少年来在我们耳旁一直唠叨不已的愚蠢理论，即“一只蝴蝶在世界某个地方扇动了一下翅膀，可由于一串的连锁反应引起……地球另一端的海啸。”所以我的陨星引起的混乱，起先是地方的，然后是全省的，乃至全球的。就像人们向我们展示的世界进步那样极端地系统化，那么恕我借用这极端的手法，笑人类卑劣和疯狂的种种行径，笑几粒偶然掺和的沙子——幸亏有这些沙子，原谅我的冒昧——破坏了我们期望的完美制度。否则，以妄想者的身份说句实话，我对完美制度抱怀疑态度。总有一天，为了自动地与自为地运转得更完善，它们将抛弃人——它们的始作俑者。

那时候我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弗朗西斯·密西奥

2002年8月6日

傅 杰译

告读者：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不过，有几则花边新闻、几处引语、几段文章摘要直接来自现实生活，都已用星号标出。欲知详情，请好奇的读者查阅书中后记。

作 者

“我迫不及待地笑话一切，
只怕会因发生的一切被迫哭泣。”

博马舍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严肃对待喜剧的时刻到来了。”

米歇尔勒·不朗

“首先，确定您的电器型号：冰箱，冰箱-冷冻柜还是二合一？只有单一制冷压缩机的二合一冰箱用一个发动机运作。拥有双式制冷压缩机的二合一冰箱（两个发动机）为每个层面提供更优质的冷气调控，使冰冻机能更出色。如果两部分是分开的，您可以停止冰箱的运作而不必掐断冷冻柜的电源。”

《CAMIF 广告册》，97-98 秋冬版，第 627 页

（左上方）

目 录

上篇 找工

1. 柠檬榨汁.....3
2. 招聘广告.....17
3. ANPE 与诗情画意.....31
4. 为您服务.....41
5. 256 号发票.....55
6. 简历.....66
7. 应聘面谈.....75
8. 保安.....86
9. 全套行头.....93

中篇 打工

- WEIGHT-WAR RIORS 小册子.....107
10. 出巡（上）.....114
 11. 工作监察官.....125
 12. 医生.....135
 13. 喜悦的家中耶稣.....140
 14. 绿皮李子色西装套裙.....146
 15. 出巡（下）.....153
 16. 周末培训（上）.....164
 17. 周末培训（中）.....179
 18. 周末培训（下）.....186
 19. 鼓动员.....197



下篇 保工

Weight-Warriors 小册子 (完)	207
20. 第二次出巡 (上)	209
21. 一次检查, 一个解决办法	224
22. 第二次出巡 (中上)	237
23. 坏脾气	247
24. 情侣餐	254
25. 第二次出巡 (中下)	266
26. 突袭	277
27. 第二次出巡 (完)	285
28. 在萝莱特咖啡馆	290
29. BACK IN ANPE	298
后记	305

